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七・經部・四書類

四書考異七十二卷〔清〕翟灏撰……………一

四書典故辨正二十卷附錄一卷〔清〕周柄中撰……………四〇三

四書典故辨正續五卷〔清〕周柄中撰……………六〇一

2677/07

# 四書考異

〔清〕翟灝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七  
五毫米寬二六六毫米

序

前載稱漢儒各習其師所傳音讀既殊字形亦異余嘗習聞其說而疑之三傳之有異同在漢以前齊楚之語不相合也元成以上祇易詩書三經而已光武中興十四博士已立學士各仞其師說當不宜別有異同至熹平中蔡邕堂谿典等既已刊定六經刻石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來取正是西漢時容有異同迄於桓靈不當復有鉅錙也然許慎生於其時說文所引與今所傳迥異卽其所引石經亦且兩岐其說不可解者一也洪氏隸釋所載諸碑皆後漢時人他經不復具論姑舉論語數條鄉黨恂恂劉脩碑作逕逕祝睦碑又以爲逕逕有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

序

一

恥且格費氏碑以爲且格鑽之彌堅嚴發碑以爲鑄堅渾而不溜費鳳碑以爲泥而不泮此等異字若在石經未立以前不知其何人傳授若在石經既立之後則後儒晚學仍未取正不可解者又其一也然猶曰漢去今遠沿及六朝范蔚宗魏收姚思廉之徒皆生經學大明之日同文同軌較若黑白間引論語孟子往往與何晏集解趙岐章句之書不合或者行文取巧不必拘定原文然亦何苦必求異於前人而故驚俗眼不可解者又其一也吾友翟晴江氏窮經矻矻九變復貫以四書爲童而誦習之書窮巷掘門之士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刺取一聖三賢之錯見於他書者數千百條爲四書考異

而欲以余爲警衆之丁寧狗路之木鐸過而誦序余以爲此非晴江氏之創例也我

皇上重刊經史

命詞苑諸臣條其別見者作爲考異附於諸卷之後嘉惠承學之士厚矣所以震聳而驚聵者至矣固陵毛奇齡撰仲氏易以異文標於每卦之後義興任啓運與脩三禮取淮南等書之異於月令者附見本文之下開晴江氏之先者大有人也近奉

諭旨改糜角解爲麋角理解精確萬世遵循晴江氏應運而興於經苑中旁見側出推波助瀾自隋王劭唐陸德明而外未見有其匹矣余老嫗頹廢貧筭儉腹無以益吾晴江也姑以注疏古本較今坊塾板行之本略一引伸可乎論語自何晏而後晉人解經往往與晏異趨衛瑾讀必有忠信如某者句而以焉字屬下句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之例子所不者樂肇以不爲否屈孔安國以齋必有明衣屬上爲一章以席不正不坐屬下鄉人飲酒爲一章愚謂齋爲子之所慎應以齋必變食二句合上爲一章食饘而餽至末爲一章中庸素隱子朱子據漢志改素爲索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邱徐邈以八索爲八素素與索字相近其來已久也孟子有攸不爲臣古本爲作唯北人爲唯爲一音而義各別卽子朱子亦以不爲臣解之其誤不知始自何人也萬章曰

四書考異

序

二

益吾晴江也姑以注疏古本較今坊塾板行之本略一引伸可乎論語自何晏而後晉人解經往往與晏異趨衛瑾讀必有忠信如某者句而以焉字屬下句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之例子所不者樂肇以不爲否屈孔安國以齋必有明衣屬上爲一章以席不正不坐屬下鄉人飲酒爲一章愚謂齋爲子之所慎應以齋必變食二句合上爲一章食饘而餽至末爲一章中庸素隱子朱子據漢志改素爲索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邱徐邈以八索爲八素素與索字相近其來已久也孟子有攸不爲臣古本爲作唯北人爲唯爲一音而義各別卽子朱子亦以不爲臣解之其誤不知始自何人也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趙岐章句云萬子萬章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則章明係子字之訛注疏爲頒行之書世所傳家塾之本又皆家弦戶誦錯出不齊如此二三十年來載籍夢如而欲其無少牴牾此必不能之事晴江氏此書之作其得已哉大學古本子朱子據二程夫子之說重分章句兼補其闕明儒羅汝芳歸有光及本朝李文貞公皆不從其言其是非非一二言可了暇日與晴江氏劇辨之乾隆三十有四年六月三日秦亭老民杭世駿

四書考異

序

三

四書考異篇目

上編 總考三十六篇

大學原始 大學原本

諸家改定大學 偽石經大學

中庸原始 中庸科段

諸家改中庸 表章學庸

論語原始 魯論語

齊論語 古論語

論語各本 舊稱論語爲傳

尊立論語 論語篇章

論語逸文 孟子原始

四書考異 目錄

孟子外書 尊立孟子

孟子篇章 孟子逸文

孟子別本 孟子始末

合四書 四書次第

四書名義 四書字數

諸家演綴論孟 歷代石經

古注朱註略說 前人考異本

學庸通說 論語通說

孟子通說 授讀事略

下編 條考三十六篇 中庸

大學



|         |        |
|---------|--------|
| 論語學而    | 論語爲政   |
| 論語八佾    | 論語里仁   |
| 論語公冶長   | 論語雍也   |
| 論語述而    | 論語泰伯   |
| 論語子罕    | 論語鄉黨   |
| 論語先進    | 論語顏淵   |
| 論語子路    | 論語憲問   |
| 論語衛靈公   | 論語季氏   |
| 論語陽貨    | 論語微子   |
| 論語子張    | 論語堯曰   |
| 孟子梁惠王上  | 孟子梁惠王下 |
| 四書考異 目錄 | 二      |
| 孟子公孫丑上  | 孟子公孫丑下 |
| 孟子滕文公上  | 孟子滕文公下 |
| 孟子離婁上   | 孟子離婁下  |
| 孟子萬章上   | 孟子萬章下  |
| 孟子告子上   | 孟子告子下  |
| 孟子盡心上   | 孟子盡心下  |

|                       |     |
|-----------------------|-----|
| 四書考異上                 | 總考一 |
| 大學原始                  | 仁和翟 |
| 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此于別錄屬通論   |     |
| 程子經說曰大學孔氏之遺書          |     |
| 呂大臨禮記解曰禮記所載皆孔子門人所傳授書  |     |
| 朱子文集癸未垂拱奏劄曰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 |     |
| 聖人生而知之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 |     |
| 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 |     |
| 至于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于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 |     |
| 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     |     |
|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 一   |
|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獨 |     |
| 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    |     |
|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曰問檀弓學記表記大學中庸何 |     |
| 以謂之禮書對曰諸篇蓋自漢興搜求于殘編斷簡之 |     |
| 中初莫詳其作者姓名因記錄以成編爾      |     |
| 劉宗周大學古記曰大學爲訓學校之經義故禮家收 |     |
| 之                     |     |
| 王栢書疑曰堯典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 |     |
| 出于此明德新民至善皆在其中         |     |
| 許謙讀四書叢說曰明明德親民止至善及下逆順兩 |     |
| 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是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其餘皆 |     |

孔子發明之言觀三在字及古之二字可見

按大學久亡作者姓名程子定爲孔氏遺書言孔氏不必定屬孔子自作如六經皆經孔子贊刪修定以授弟子則皆孔氏遺書也此最確當不易之正論呂氏以下俱可互相發明

朱子章句序曰此篇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

又或問曰問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旨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他無左驗且意其或出于古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于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解

二

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

十一經問對曰門人所述以其稱曾子曰知之如論語首篇有曾子曰先儒乃以爲曾子門人所記

道林子大學義曰此書言簡意悉非聖人莫能爲然乃有曾子曰三字系之慎獨之後豈夫子平日特著此書開發學者其門人謹而傳之其後乃相謂曾子此言最有補于慎獨之旨遂取而附之此歟或曾子遺傳之門人而門人附之亦未可知也

盧孝孫大學通義曰人所不知之地卽十目十手之地曾子所以戰戰兢兢直至啓手足而已者此也孔門相

傳之心法在乎此大學之書所以作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良曾子固嘗稱良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

李裝太史文集曰子思遭樂朔之難作中庸事具孔叢子明矣曾子著大學初謂朱說有本然觀與林擇之書云大學正經辭約而理備云云亦以意言爾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也則晦翁亦未有所本矣

陸深傳疑錄曰朱晦菴大學章句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夫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微恐于理有礙誠如晦菴所云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解

三

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孔氏之遺書恰好

陳耀文經典稽疑曰大學或問云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于曾氏門人之手無疑夫無所師受無他左驗而據其相似者輒謂某之所作所謂自信之篤而能自得師者歟曾子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一篇大小戴記卽明載之矣大學果出曾子也何爲不言耶

樊良樞四書辨證曰朱子遽稱大學爲曾子書似與程子之說不合觀誠意章別引曾子之言決非曾子之書可知也

馮杞章稽古篇曰禮記中孔曾問答居多然顯屬孔子  
惟八篇顯屬曾子者惟曾子問一篇而已其他皆雜出  
孔子及門弟子名並無專屬從來大學在戴記中未嘗  
言誰氏作不知朱子何以確指爲曾子此必別有所受  
而言之當俟再考

朱彝尊經義考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見于大戴  
記者十篇篇篇必冠以曾子二字其餘雖無聞使其存  
亦必冠以曾子如大戴所記矣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  
云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云是子思作至朱子于百  
世之後毅然論定爲曾子之書且析爲經傳當日復齋  
陸氏東澗湯氏咸謂朱子中庸大學其傳不遠而朱德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四

莊亦不信朱子章句于是董文清而後改本紛綸出矣  
按以大學爲曾氏書實首創自朱子其端緒則由柳  
柳州之說論語也誠意章有曾子曰字知是曾子門  
人所成而樊氏卽以有此三字疑之夫易繫辭皆孔  
子書其中時復有子曰字卽禮記哀公問仲尼燕居  
等篇亦每於同一孔子言處更起子曰盧氏言孔門  
相傳心法在乎慎獨大學之書所以作也然則十目  
數語固曾子一生省身之要守約之方於是鄭重而  
丁寧之門人之記及乎此遂爲更端特提以明其授  
受之領要歟惟漢儒明題中庸爲子思作而大學不  
言朱子于千餘年後伸其獨見詞氣間持之過確轉

以來後學之紛紛評議也

鄭曉古言曰魏正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  
于石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引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  
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  
之中庸以緯之

鄒德溥大學宗釋曰大學旨趣實與中庸無二孔伋經  
緯之言信不虛也

許士昌楞齋漫錄曰大學決是子思所作不然誠意傳  
中不合有曾子曰三字

大學古記曰漢儒賈逵云子思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  
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今紬繹三書中庸原是大學注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五

疏似出一人之手而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條意其遺言  
多本曾子而曾子復得仲尼所親授故程子謂孔子遺  
書而朱子謂傳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有以也曾門  
高弟非子思而何中庸一書多仲尼之言而子思述之  
則大學一書多孔曾之言而子思述之又何疑焉

葛寅亮四書湖南講曰大學與中庸皆出禮記大學不  
著姓氏據漢志謂戴記爲孔氏祖孫家語則亦明指子

思矣

李日華大學遵古編序曰周彥雲遵古本石經著大學  
義以篇末咏淇澳詩知文武心法乃在武公因定爲子  
思居衛之作

毛奇齡大學證文曰姚氏立方云舊稱大學子思所作  
惟朱子確信爲曾子故大全於孟獻子節引盧孝孫獻  
子嘗師子思爲證以示師不引弟言則斷非子思所作  
可驗夫子思作大學微虛言吾亦以爲未必然但舍子  
思而取曾子則又不可解耳

按子思之說由明嘉靖間豐氏偽造石經而起賈逵  
無是語也劉氏古記因以文飾之推合程朱在造賈  
逵語者其初意未必不爾總之憑臆爲說可以屬會  
子卽可以屬子思斷以無徵不信之例則均難爲定  
論矣大全纂自永樂年間時猶未有稱大學爲子思  
書者所引盧氏之言並不以示辨證而盧氏云獻子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六

嘗師子思則大謬之言也孟獻子于魯襄公十九年  
卒時孔子且猶未生安得以子思而反爲孟獻子師  
盧氏誤合孟子問友章孟獻子魯繆公兩事爲一大  
全不審去取而姚氏立方且據爲左驗陳陳相因非  
亦貽惑來學之一端乎旁論及此并附正之

楊簡慈湖家記曰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  
者然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知此非聖  
人之言故篇端無子曰二字

陳道示學錄曰論語二十篇于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  
而絕不及大學小戴置其篇于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千  
餘年莫有以爲聖經者自宋仁宗御書賜一及第而後

宋之儒者從風而靡程子目爲孔氏遺書朱子又強以  
爲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卽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則自  
於止聽訟二節以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  
言則自十目一節以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此如禮運  
郊特牲然偶及二名不必其人也

按右二說頗涉誣經理宜遐棄然楊爲象山四大弟  
子之一陳亦爲叢山高弟其書流播旣久不爲指摘  
恐初學者或驟見而惑焉故雖知其失言猶附于此  
餘篇間亦倣是

東陽樓上層校字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七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大學原本

禮記大學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萋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僖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一

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萋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僖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

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吾聽訟猶人也必也使母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二

畏民志此謂知本

按此謂知本下接所謂修身自所謂修身以下文次悉與章句本同惟齊家章辟字作譬治國章帥字作率平天下章矩字作拒他字作它

禮記正義大學之道至近道矣疏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古之欲明明德至先致其知疏曰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致知在格物至天下平疏曰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於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疏曰誠意正心齊

家治國細別雖異其大略皆是修身也既以身爲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 所謂誠其意至必慎其獨也疏曰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獨也 曾子曰至必誠其意疏曰此經明君子修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至不能忘也疏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 詩云於戲至沒世不能忘也疏曰此一經亦廣明誠意之事 康誥曰至皆自明也疏曰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 湯之盤銘至無所不用其極疏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盤銘謂精誠其意修德無已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三

也康誥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之意其所施教令惟能念德而自新也 詩云邦畿千里止於信疏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 子曰聽訟至大畏民志疏曰此亦廣明誠意之事言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 此謂知本疏曰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至此章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 所謂修身至在正其心疏曰此覆明前經正心修身之事 所謂齊其家至不可以齊其家疏曰此經重明前經齊家修身之事 所謂治國至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疏曰此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所謂平天下至絜矩之道也疏曰自此以下

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修身修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悉畢舉今各隨文解之 所惡於上至此之謂絜矩之道疏曰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其絜矩之義未明此經申說 詩云樂只君子至此之謂民之父母疏曰此文申明絜矩之道 詩云節彼南山至天下僂矣疏曰上經說恕已待民此經明須戒慎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仁親以爲寶疏曰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 秦誓曰至驕泰以失之疏曰此明君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四

臣進賢紬惡之事 生財有大道至非其財者也疏曰此一經明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 孟獻子曰至必自小人矣疏曰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 彼爲善之至未疏曰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此經明爲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大學證文曰鄭注孔疏不分章節但以大學之道起至止於信爲一截子曰聽訟起至末爲一截此亦不得已而爲著注之地蓋分注非分節也與兩截分章不同 按此自是一篇書鄭注依文解之或數句一注或一句一注無分章亦無分節孔疏分作兩截而於上截

所謂誠其意者云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於下截此謂知本云從上所謂誠其意至此皆是誠意之事兩截仍是通說是其中分以作兩截誠不得已爲暑注之地未嘗有一毫分章分節之意見矣然諦繹疏文覺其中自有暗分章節之處但其意不盡與朱子同耳學者墨守章句束正義高閣不觀不知者謂一經十傳皆本孔氏之遺其知者謂此書章節之分自朱子翔格爲之均未爲得也孔疏暗分六大經首一經爲四科段誠意一經九科段平天下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五

爲第四章治國爲第五章平天下爲第六章蓋亦本自孔疏惟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截出爲第末章出自葛氏杜撰

黎立武大學本旨自序曰大學一書學者皆以先儒更定錯簡爲據本旨之述則依本文次序講尋厥旨將以備考訂也

按黎氏字以常淳祐四年進士說者謂章句既行能復取大學原本而尊信之者惟姚江王文成一人不知先有黎氏

羅洪先等王文成年譜曰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

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物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格物致知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以見聞至是錄刻書成旁爲之釋而引以敘

薛侃傳習錄曰蔡希潤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物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尙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底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底事如新本先去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六

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纔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緊要底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底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卽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王文成全書答羅整菴書曰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

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創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創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綴之重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七

於背朱無乃輕於叛孔已乎

鄭曉今言曰今人專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

李光地榕村語錄曰王姚江謂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雖會思復生必有契合惜其他言說未能盡發此旨

大學古記曰大學自是一篇文字其分經分傳始於宋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書嘉惠後學其功良偉而後之人猶以不親古全經爲恨至朱子補格致之傳理本經旨事同射覆不善讀者又以爲支離而王文成之古本

出矣自誠意下合瞻彼數節至此謂知本通爲一章云釋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故王氏古本序首言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

沈曙大學古本說義曰大學雜戴記中至有宋諸儒始表而出之是書初行其中文義未甚明晰遂以誠章一傳裂而爲五復增補致知之傳更之而辭既亂補之而旨愈離自是爲宋儒之大學非復孔氏之大學矣賴陽明先生奮臂大呼天下始翕然知有古本大學嗚呼吾輩讀古人書安能如矮人觀場人嘻亦嘻人笑亦笑哉今古本具在試一展卷把玩則文意如是段落如是儘好讀儘可思也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八

毛先舒聖學真語曰余讀大學古文而知元無闕文無衍文亦未嘗顛倒錯亂三代上人文章或顯或隱或錯綜或整次不拘一方所以爲妙格致意在誠意章中所謂隱也誠意自應置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諸說後與正心脩身一串說去乃先說誠意而中間將明德新民止至善諸旨隨意縱筆錯落而言之然後乃及正心脩身此所謂錯綜敘法也所謂脩身以後至末則整次敘法也此等文章先秦西京固多有之至韓愈猶存遺法政不必如後儒操觚勻齊方板耳奈何輒爲易置而增刪之遂使古人失其本來也哉

吳肅公大學述曰自朱子章句行而鄭注孔疏並廢戴

記中遂削原文所幸存者舊十三經鄭注耳號稱古本棄置弗道偶或信從不以爲好異輒以爲反古功令繩之裁且及身于是大學永爲朱子之書而孔門之大學蔑矣

經義考曰朱子分大學經傳出自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并中庸大學文刪去之于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陽明王氏不過取鄭注孔義本而旁釋之近見無錫張夏輯洛閩淵源錄於陽明傳謂其敘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反以是爲陽明罪果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乎

按朱子之訂大學初不強世之皆遵己而廢古也其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九

創戴記原文乃明臣胡廣等之孟浪而注疏本仍自列十三經中未嘗禁學者之參考諸君亦何必曉曉焉但此等事必有朱子之志則可無朱子之志則妄後人因是藉手幾於人自爲說家自爲書且有僞托石本欲以欺罔一世代朱子章句通行試士者末流之弊乃以動始謀之物議矣

金華宋宏釗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諸家改定大學

程子遺書曰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有失次者已正之矣

黃震曰抄曰程氏謂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然其詮次與禮記原書不同明道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於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語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後以所謂誠其意以後後節釋之伊川欲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誥曰一章晦菴先生表章四書以大學爲稱首所爲章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句又與程氏不同

朱子大學或問曰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于此謂知之至也之文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子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之結矣其一則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于經文之後而下屬誠意之前程子既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于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于其間耶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則知其

不然矣又問平天下章之文程子亦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文爲正何也曰此傳所言好惡義利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環間見層出有似于易置而錯陳耳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又文集書大學後曰右大學一篇今見于戴氏禮書而簡編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某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傳之一章二章三章並從程本而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五章並今定六章從程本七章以下並從舊本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謹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二一

第錄如上

大學證文曰周氏九經考異謂伊川定本卽今經一章傳十章次序是也夫二程本並在二程全書周氏既云見之乃云今所定本本于伊川則似未嘗見全書者豈其所見之全書偶遺伊川抑亦過信朱子今因程子所定之言而故爲之衛其說歟

柴紹炳文鈔曰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子改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將舊文併省分屬經傳而刪其句字夫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改大學孝經此等事姑聽先儒自爲之勿可效也

榕村語錄曰大學一書二程朱子皆有改訂若見之果

確一子定論便足千古何明道訂之伊川訂之朱子又訂之耶

二程全書錄明道先生定本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

康誥曰至止於信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至

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至辟則爲天下僂矣 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詩云殷之未喪師至末

又伊川先生定本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 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康誥曰至止於信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 所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三

謂脩身至辟則爲天下僂矣 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

不忘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 詩云

殷之未喪師至亦悖而出 生財有大道至末

按伊川本前半詳述朱子或問瞻彼淇澳一段或問

中未及初疑其從鄭注原本無所更定今觀全書所

載乃移實于平天下章辟則爲天下僂矣之後平天

下章或問約略言之據朱子答文亦似就本章以好

惡義利類列爲兩節而無他文移入者及讀文集見

有三章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語然後知伊川門人

所錄未可以有或問可驗而度間也本內有小註五

條如親民當作新之類各見條考